

流量时代,什么才是“好好读书”

近日,一则打假读书博主的视频引发热议。视频拆解了一位拥有近50万粉丝的头部读书博主:一年“读完”704本书,平均每个月“重塑人生观”1.41次;话术更是高度雷同——“改变我的人生”“无与伦比的阅读质感”“推荐所有女孩去读”……这些数据荒诞得令人咋舌。

读书本是一件亲力亲为的事,无需赶进度、凑数量。然而,当阅读从“私密体验”沦为“公共展演”,当“读了多少”比“读懂了什么”更受关注,我们不禁要问:在流量裹挟的时代,到底什么才是“好好读书”?

本期圆桌读书会,我们邀请了3位嘉宾:深耕文学研究与评论多年的作家蒋登科,就上述现象撰写了评论文章《别让“假读书”透支真信任》的青年评论员王瑞琳,以及坚守实体书店23年的书店负责人李英。他们将从学者、读者、书店人的不同维度,展开一场关于阅读本真的深度对话。

读书赛道流量乱象问题出在哪?

记者:看到“网红博主一年读704本书”被打假事件,你认为当前有关读书的流量乱象,核心问题是什么?在社交媒体时代,阅读从“私密体验”向“公共展演”的异化,这种乱象对全民阅读有哪些负面影响?

蒋登科:我注意到了这个事件,觉得匪夷所思。我是一个读书人,凭着个人的经验,普通人一年读完704本书,基本上不可能。我说的是读书,而不是像图书馆编目那样简单地翻一翻。

读书本来是个人的事情,目的是积累知识、拓展视野、提升素养,而且读书肯定不是凑数量、赚流量,而是求实效、讲收获。但在当下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,有些人为了博人眼球,获得关注,故意夸大甚至杜撰事实来“显摆”自己,其目的不是展示读书的收获、读书的快乐,而是借着读书的由头来哗众取宠。这是对阅读内涵的严重误解和误导。

这种“公共展演”式的网络噱头,是对良好阅读风气的一种歪曲和误导,肯定会让一些人跟风,导致那些对阅读理解不深、对读书认识不到位的人,更缺乏认真阅读的兴趣,对全社会阅读风气形成负面影响。

李英:真正的阅读者深知这一数据的荒谬,它恰恰揭示了当下的核心症结:阅读已被流量逻辑彻底绑架。一些读者不再为自己读书,而是将读书视为表演、涨粉变现的工具,通过夸张的阅读数量和模板化话术制造焦虑、博取眼球,使本应安静、私密的阅读蜕变为刻意的公开展演。

这种乱象对全民阅读倡议产生了严重误导:一是误导大众将“读得多、读得快”等同于会读书,使人陷入数量焦虑;二是消解了阅读的深度与温度,人们只追逐爆款、关注噱头,不愿静心思考;三是透支了大众对阅读的信任,让许多人误以为读书就是“塑造人设、走过场”,从而远离了真正的阅读。

王瑞琳:我是一个00后读者,也是一名评论员,关注到此事后很快就撰写了评论《别让“假读书”透支真信任》刊发在重庆日报上。我们现在觉得“一年读704本书”太荒谬了,但更要看到这种荒谬是有受众的。一

近悦远来
书香重庆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主持人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

聂晶

对话嘉宾

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西南大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

蒋登科

2022重庆十大最美书店蓝月亮书店负责人、2023重庆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

李英

青年读者、重庆日报评论员

王瑞琳

个博主能成为“网红”,能走到“头部”,恰恰是流量市场“捧”出来的,是一个个对书抱有期待的人“追”出来的。

但问题是,这种“捧”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算法推流机制上,这种“追”又陷入了短平快、即时满足的陷阱。打假人梳理发现,这个博主的标题不乏“改变人生”“一眼沦陷”“年度治愈”等,在互联网上做内容太讲求吸睛了,受众越容易被这些摆在明面上的利益点吸引,平台就越喜欢推这种耸人听闻的东西。久而久之,就催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“假读书、真营销”式博主。

当人文性渐渐染上功利化,当看书被塑造成一种公共场域下的表演,阅读本身的价值被迫靠后,大家也会越来越迷茫:我该读什么?我该怎么读?

“好好读书”核心是什么?

记者:2月1日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,旨在引导全社会形成“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”的良好氛围。在你看来,“好好读书”的核心应该是什么?

蒋登科:“好好读书”应首先理解为什么读书,懂得读书的作用,努力掌握读书的方法,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个人发展的需要选择好书,认真读书,踏实读书,能够从阅读中获得知识,获得思考,获得对历史、现实和人生的认知,也获得对未来发展的预判,从而让自己活得更充实,更有价值。

读书绝不是为了“凑数量、装样子”,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流量,但难以真正地提升一个人的本质和品质,从长远看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。而且,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,它可以让你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,也可以在拨开表象之后将你抛弃。因此,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,踏实做人、真诚为人、诚信待人,都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品质。

李英:“好好读书”,我的理解应是3个回归:回归“人”的需求;读书是为了自己,而

4月推荐一本书

蒋登科:《天边》(作者:张者)

在读书月里,我想推荐一部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《天边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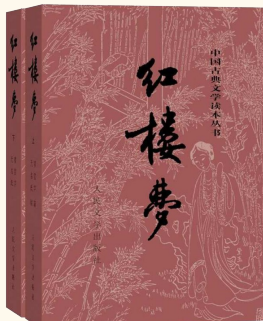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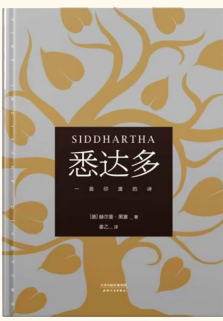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作者张者是重庆作家,写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,环境是陌生的,但故事很精彩,人物很丰满,底蕴很深厚,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几代兵团人在屯垦戍边中的艰辛、奉献与收获,可以提供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。



李英:《悉达多》(作者:赫尔曼·黑塞)

这本书刚刚在蓝月亮书店读书会上结束共读。主人公悉达多放下一切,在修行与尘世中辗转、迷失、顿悟,最终领悟:真正的智慧无法被传授,只能通过亲身经历、感受和活出来去获得。

该书文字清澈、宁静又极具力量,它教我们与自己和解,在浮躁的世界中听见内心的河流。无论你正迷茫、求索,或是希望安顿浮躁的灵魂,这本书都能给予你温柔而坚定的力量。



王瑞琳:《红楼梦》(作者:曹雪芹)

4月,既有姹紫嫣红开遍,又有落英缤纷不绝。一到这个季节,我就想起曹雪芹借黛玉之口吟诵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,想起宝黛在春风花雨中共读西厢。

《红楼梦》是我心中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。从人生跌宕到生活美学,从儿女情长到家国兴亡,《红楼梦》应有尽有,写遍世间沧桑。它又是一本真正意义的“大书”,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是比较宽裕从容的。

建议,能引导大众走出阅读误区、摒弃流量焦虑,养成长期、有效的阅读习惯?

蒋登科:其实,阅读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,外人很难将阅读习惯强加给任何一个人。因此,养成长期、有效的阅读习惯,主要还是要调动每个人阅读的主动性。一方面是要建构良好的阅读氛围,另一方面要让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知识与精神上的收益,具有成就感。

因此,我从来都只是把全民阅读月当成倡导阅读的一个特殊时段,或者说一种方式,而阅读是需要长期坚持的,每个月、每一天都应该有自己的阅读计划、阅读行为。即使平均一天只能读书半小时,我们也要坚持,一年算下来,就差不多有200小时。在这样的时间中,可以深度、系统阅读的东西是相当可观的。

李英:作为坚守23年的实体书店人,我想给大家3个切实可行的建议:

首先,放下流量焦虑:阅读是自己的事,不必晒书单、比数量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

第二,从小目标开始:不被“一年读几十本”的目标所裹挟,从安心读完1-2本真正想读的书开始。

第三,多走进实体书店:这里没有算法推送,只有文字的温度,坐下来翻阅、浏览,更容易找到内心喜爱的书籍,逐步养成长期阅读的习惯。

王瑞琳:4月是春天,这个月就读和春天有关的内容,比如翻翻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,探究古人春天吃什么;还有李娟的《羊道·春牧场》,感受草原解冻、游牧生灵的壮阔与细腻。

我想表达的意思是,先寻找一个最契合当下心境、最感兴趣的主题,再去引入几个不同的维度来填充它,这样可以降低阅读的心理门槛,构建自己的知识内容体系,把“要我读”变成“我想读”,让阅读与内心、与时令、与生活形成更加紧密的链接。

智能手机几乎就难以生存,一台手机几乎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有了智能化的移动终端,碎片信息会通过各种方式出现在你的手机上,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往往鱼龙混杂,我们难以判断其真伪,甚至一些充满矛盾的信息还会影响我们的情感、心理、生活。我认为,在这种快节奏又充满浮躁情绪的语境中,我们更应该给自己留下一点独立的空间和时间。

这个时候,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手机、平板电脑,慢慢阅读一些具有深度、具有系统性、具有审美价值的图书,这样既可以躲开碎片化信息的冲击,调整我们的心态,而且可以获得知识、提升自我,养成一种面对复杂当下的判断能力、调节能力。这种选择当然需要一定的自控力,但是,只要坚持,养成习惯,即使再忙,这样的时间、空间总是能够协调出来的。

李英:浅阅读与深阅读并非对立,我们可以用浅阅读开阔眼界,用深阅读滋养底气。

日常通勤、等候的碎片时间,可通过浅阅读了解资讯、浏览书摘,快速获取信息、筛选感兴趣的作品。当然,必须为自己保留固定的深度阅读时间,关掉手机,拿起纸质书,沉浸式读完一段、一章,做批注、留感悟,真正内化文字。

王瑞琳:开卷有益,深浅都好。我个人更喜欢自然而然,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其内在的调节机制,包括阅读。像我这样的年轻人,可以说是和手机、电脑一起长大的,大脑一直在受信息爆炸的刺激,需要源源不断的多巴胺。深阅读,有点像是在对抗这种本能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我推荐大家试试听播客,播客就是一种很便利的陪伴式浅阅读,区别只是在用耳朵而非眼睛。如果你愿意,在睡前、在周末,从规划20分钟的深阅读开始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,专心读20分钟就有20分钟的收获。

全民阅读月如何走出误区养成习惯?

记者:4月是全民阅读月,你有哪些具体

我们的书信时代

我往,迂回曲折。童年啊,故乡啊,人生啊,理想啊,还有诗歌。那时全民写信,诗人就是青年人心中的神。我们谈诗论诗,每封信后都附一两首最近写的诗。他在信里大谈他喜欢的诗人和参加诗歌活动的故事。接到他的来信,我也很高兴,除了诗,就和他谈这里的山川地貌,“中条山下,黄河岸边”,四季轮换,“走在油菜田里,金黄的花粉敷了一脸”……

等到关系确定了,我们才慢慢敞开心扉,直抒胸臆。寒冷的冬夜,从黄河滩上刮来的风,吹着尖厉的呼啸,把校园后面斑驳的土墙打得“扑嗖嗖”“哗啦啦”,墙土直落。我在纸上给他唱《望星空》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他则用马丽华《我的太阳》鼓励我:“让目光翻越那山/迎迓日出/为东方的草原/镶好了排色滚边/就要踩着红地毯来了么/那宇宙与我共有的/永恒的灯……”诗歌高昂悲壮的格调,使我暂时忘掉眼前的寒冷、寂寞以及困苦。

那时我们都穷,1988年物价飞涨,白糖每斤由八毛涨到一块三,我都舍不得买来吃。当时他一个月工资50多元,还要每月拿出10元资助我的学业。然而我们讨论的话题却很豪迈。他在信中说:“对于人生,我是抱着‘天生我材必有用’的自信。一个人能单心地保持平衡,又能明白单个在总体中的位置,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,始终向着选定的与人的历史和使命相联结的方向,尽量从容、中肯

而最少盲目地走过去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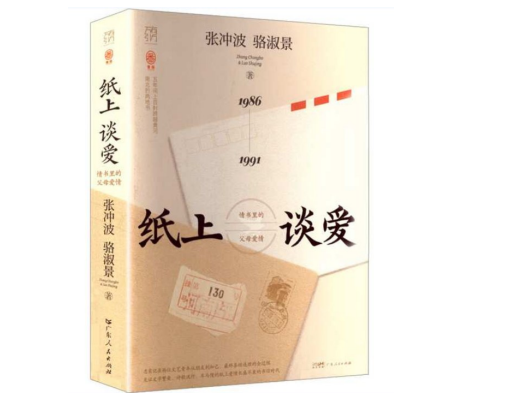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谈情说爱,我们还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。我们一起读外国文学名著《红与黑》《忏悔录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读柯云路的《新星》《夜与昼》,还有刘再复的《性格组合论》,并为之热血沸腾。

在我急切地渴盼他的信的同时,他也在急切地盼望着我的信,甚至更迫切。他在信里写道:“昨天雨后的黄昏,传达室那位和蔼的老头把你的信递到我手中,我故作神秘地掩饰着自己的喜悦,一溜疾步来到洛河滩的杨树林里。我对着未拆开的信封,看着你娟秀的字迹,像是对你说,对不起,稍等片刻,让我调整一下呼吸,让我用几秒钟时间想象一下你要告诉我什么,我能猜出几分。”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:“我是昨天中午才从灵宝赶回的,一进场部大门,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你的信,读你的信。今早提笔铺纸给你写信时已是读第四遍了。雨后的河水有一丝凉,但分明身心融在盛夏的氛围里。那河面辽阔,那河水温柔,我赤身裸体躺在温热的沙滩上,闭着眼睛接受阳光的沐浴,惬意极了。”

后来,我考上成人师范学校。进校后第一年就开设了11门课程,作业堆成山。他就写信鼓励我,让我尽最大努力学习好各门功课,在班里争取名次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过关斩将,最终以第10名的成绩拿到了转正名额。

“在水一方情如故,离愁别绪终有期。”信写到第5年,我们终于调到一起,结束了两地分居。这些书信总共有103封,男56封,女47封。其中1986年的信占了一半,另外4年的信加起来占了另一半。这也很符合恋爱婚姻的规律:热恋时信密度大,滔滔不绝;结婚后进入家庭生活,信相对就少了,谈论的也都成了柴米油盐的具体问题。

30多年,几易其家,从村里到县里,从县里到市区,现在已搬至第6个住处。整理书信,也是整理自己、发现自己前生今世的过程。曾经,我们那么热爱文学,怀揣梦想,渴望成为一名诗人、一名作家,却从未想到那时因距离所迫而你来我往的“两地书”,也是一种创作,也是一笔精神财富。岁月更迭,时势变动,个人情愫,万事炼心,都在书信里面了。作为60后,我们感叹欣逢20世纪80年代。一波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,使我们没有停顿在教科书的定论里,没有定格于空中楼阁的说教中,而是努力读各类书籍,重塑自己的人生观,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,跟上时代的步伐,并且在那个滋生各种潜在欲望的年代里,不至于迷失自己。感谢所有遇到的人,感谢我们生活的年代,最后要感谢人类最伟大的字眼:爱情。(本文选自张冲波、骆淑景所著《纸上谈爱:情书里的父母爱情》之序,有删改。)



■骆淑景

2016年3月,张冲波学会使用微信,比我整整晚了两年。我记得很清楚,3月5日下午,我用刚买的手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:晚上请按时回来吃饭。5秒后,我收到他的回复:好的,一定。

这种手指间的即刻传递,让我有一刻钟的迷蒙。我想起30年前,也是这一天,我收到他的第一封求爱信。他说他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煎熬了15天,才得到我的回复。随后我询问他安全的信息,也是15天以后才得知。

手机、微信、移动互联网,是30年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但我还是忘不掉靠邮件交流感情、传递信息的书信时代,忘不了分居两地、难得相聚的“牛郎织女”生活。

那时,我在黄河北岸一个叫岭底的小镇上教书。说是小镇,其实只有一条土街,一条